



抬阁

## 延续数百年的 前童元宵行会



舞狮

### 乡愁

杨小婧/文 缪军/摄

又到元宵！记忆中，元宵是春节落幕的时分，也几乎是正月里最后的繁华。这一场华筵之后，学子远游，商人奔波，匠人谋生，都远离了故土。元宵是热闹的，舞龙、舞狮、放烟花，以及随处可见的灯谜，把热闹和喜庆延展至大街小巷。

在我的老家古镇前童，元宵更是一场生动鲜亮的热闹。这几年因为疫情缘故，不能举办元宵行会，但之前的热闹依然深深地烙刻在记忆里。

前童古镇以正月十四为传统元宵节，俗称“十四夜”，这是为庆祝、祈求丰收而进行的流动灯会，也称行会，以鼓亭抬阁为特色，精彩纷呈。正月十一过后，前童的大街小巷就热闹起来，人们从四面八方会集聚拢，不仅前童镇上万人空巷看行会，观者还从其他地方蜂拥而来，爆竹声声，锣鼓喧天，直至正月十四达到高潮。

久负盛名的前童元宵行会主要是为了纪念明代水利功臣董濠。明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的秋天，在董濠的带领下，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前童人凭借锄头、畚箕等原始工具，开始与大自然抗争，筑堤修水利！第二年正月月中旬，前童首次举办与别地不同的元宵行会。像筑堤那样，以“结”为组织，筹集资金，制作鼓亭和抬阁；以鸣锣为号，催促大家加快筹备工作；同时还设计了一个“濠老爷”像，毕恭毕敬地抬着走。自此，当地人始终以“濠老爷”为荣，年年元宵举步行会，代代相传。

以后每每年一到，前童就召开由各房当家人和值年户参加的轿会或坐堂会，商讨元宵行会事宜。负责值年的房派要负责行会一切事务。先是催借丁票，昭



前童元宵行会

告各房派做好准备，如做元宝、采办供品、提供桌凳、搭建灯笼花棚、清理行会沿路障碍物等。

正月初十上午，由值年者带头敲锣。锣的数量以担计算：二人为一组，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大锣为一担，边走边敲打大锣。行会期间，第一天四担，第二天八担，每天翻倍增加，直到正月十四上午达到全盛状态。当日下午，准备行会游行的队伍，全部集中到大操场（原来是塔山庙），大旗、鼓亭、抬阁、秋千等，按之前会议确定的前后顺序排好。时间一到，鸣锣十八响（旧时是三连锣），头牌在前，大旗引导，彩船队、鼓亭、抬阁、秋千、舞龙和舞狮紧随其后。一路上鼓乐齐鸣，炮声震天，人声鼎沸，整个队伍走街串巷向塔山庙进发。到塔山庙，请出“濠老爷”像，经下叶村回到大操场。

凡行会队伍所到之处，除沿路有村民无偿供应水果、茶点外，董氏后人还按规定摆上供品，家家户户裹汤包和麦饺筒、烙麦饼招待客人，无论熟悉、陌生的人，都可以品尝。晚上，游行队伍在大操场看放元宝。董氏各房派的鼓亭、抬阁、秋千都点上灯笼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然后送“濠老爷”到南吞南官庙，

拜谒舅公老爷并在此处过夜。正月十五下午，大家又到南官庙来接“濠老爷”，以同样的规模和形式穿过田畈及街巷，晚上放元宝后再送回塔山庙。

代表前童董氏十八房的鼓亭、抬阁、秋千，是元宵行会中的重要观赏项目，这些形态各异的鼓亭、抬阁、秋千采用朱金漆木雕工艺制作。前童长期以来以重礼秩的房族为中心，由祖先们流传下来的元宵行会活动也一代传一代，形成了自发的民间组织活动。鼓亭抬阁作为家庭房派的共同财富，由各村保管，自行修缮。每个鼓亭少则七八万元，多则几十万元，且每年都有创新。所谓鼓亭，其实就是一个放置锣鼓的亭阁，高5米至7米，有5到7层，层层亭阁精雕细刻，由七八个人抬着或依靠车马行走，前后有数人引导。抬阁其实就是一个活动的舞台，长约2米，宽约1米，下部做成船形，雕刻龙凤麒麟，披红挂绿，用车推着走。

每个抬阁的名称都有教育含义，有的以当地名人命名，有的以典故命名。如“帝师亭”是颂扬方孝孺教书育人的师恩，“铭恩亭”是为了纪念受方孝孺株连而死的方人，“尺木亭”是勉励子孙后代刻苦读书……阁里是各村最俊的男孩女孩装扮成的戏曲人物，

或凤冠霞帔，或峨冠博带，或金盔铁甲，扮成老太君、小将岳云、女帅穆桂英等，他们或坐或立。最吸引人的是能上下翻动的抬阁，孩子们一蹬一蹦，抬阁就上下滚动不停，煞是好看。行会时，每一杠鼓亭、抬阁、秋千都拥有一支乐队，吹奏《紫竹调》《梅倚栏杆》《将军令》等民间音乐，将热闹的气氛烘托到最高点。

盛会中，鼓亭、抬阁与舞狮、舞龙、彩船相互交融，由龙旗引导，前后簇拥着乐队，一路上鼓乐齐鸣，声若奔雷。长数里的队伍浩浩荡荡，游走于全镇的大小村落间，四邻八乡都赶来随行观看。

前童正月十四元宵行会这种古老的游艺活动，充分展现了当地民俗风貌，既是为了纪念祖先功德，祈求丰年，也是为了凝聚民心。不但在前童的族人要参与其中，出嫁在外地的董氏女子，都要在元宵行会期间回娘家，旅居在外的董氏后人也要赶回家乡参加行会。前童元宵行会还有舞狮闹洞房和送元宝筒的习俗，祝福新人婚姻美满，子孙满堂。

元宵节离不开“闹”，张灯、观灯、赛灯叫“闹花灯”。夜幕降临，家家户户门前悬挂着自家制作的彩灯，镇上的主要街道流光溢彩。礼花表演开始了，一簇簇的刹那，焰火喷射升空，呈现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图案。鼓亭抬阁又开始了“碾后街”等表演。每个鼓亭被几十盏灯照耀得通透明亮，远远望去，成了灯的长河，真正是火树银花不夜天！

元宵是古典诗词里的盛会，也是羁旅他乡游子的乡愁。民国宁海前童籍爱国将领董保暄将军，就写过一首元宵思乡诗：“石镜山前景色新，万千灯火乐人神。西湖月是南溪月，多少乡思到客身。”

### 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“犯关”一词，唐代传奇小说《柳氏传》中出现过。小说讲的是才子韩翃和爱姬柳氏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，其中，有两首脍炙人口的诗《章台柳》和《杨柳枝》。“章台柳，章台柳！往日依依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也应攀折他人手。”安史之乱中，韩翃和柳氏天各一方，韩翃差人带着诗暗访柳氏下落，在尼庵中找到。柳氏以诗作答：“杨柳枝，芳菲节。所恨年年赠离别。一叶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！”后柳氏被京中蕃将沙陀利劫去。虞侯许俊打抱不平，用计为韩翃夺回柳氏。其中，写到许俊去蕃将府，“乃被枉执轡，犯关排闥”，意思是冲进大门，又闯进小门，这么说，“犯关”有冒险、闯关的意思。

而在宁波话中，“犯关”用作副词，有“非常”的意思。比如“这人犯关有趣！”用作形容词，有危难前手足无措、一筹莫展或情况十分糟糕的意思。我曾听一位老宁波说一首民谣：“犯关犯关真犯关，宣统皇帝坐牢监。正官娘娘担监饭，文武百官做行贩。小小泥鳅吞老鸭，苍蝇飞过太白山。”他用宁波话念，一韵到底，很有节奏感。皇帝坐牢，大臣做小买卖，岂不是天下大乱？当时，我以为民谣中的“太白山”就是秦岭主峰，即中国大陆东半壁的最高名山，又叫太乙山的。“太乙近天都，连山到海隅。”“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”，这是何等的高峻。泥鳅吞鸭，苍蝇飞过太白山，这不是逆天了吗？

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宁波也有太白山，海拔653.6米，为北仑诸峰之首，系鄞州、北仑两区界山。宁波话中有“怨气太白山”，就是夸张地说这个人的怨气有多大。窃以为，民谣中的“太白山”，也该是这一座吧？

这首民谣，在宁波各地有不同的版本。其他版本中，说到人的，有“新科状元做行贩，县官老爷去讨饭。”“秀才先生挑粪担，砍点翰林去逃难”等；说到动物的，有“红皮老鼠偷小猫（音差）”“老鼠咬断石门槛”“埠头黄鳝拖老鸭”“螃蟹沿过太白山”等，反正都是颠倒过来的。

### 旧时光

谢良宏

四十多年前，曾流行过这样一句口头禅，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：“年轻人翻行头，尼龙袜，松筋鞋，黄包裤子双行头……”说起尼龙袜，对于出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并不陌生，是穿着它长大的。

当时地处沿海山区的老家先后办起了两间尼龙袜厂，一间是县办袜厂，另一间是生产金蝉牌的第二袜厂，两间尼龙袜厂办起后曾声名远扬。那时候，女工手里每天擎着小方篮，按时上下班，衣裳穿得飒飒清爽，惹得过往路人纷纷侧目相看。当年进厂织尼龙袜、做机修工的非常吃香，没有一点“路道”和“面子”是进不去的。尼龙袜厂织出来的五颜六色的尼龙袜，一时成了小镇的经济支柱产业，以至带动全镇家家户户买袜机、办袜厂。之后，双成双打的尼龙袜通过营销人员打开全国的销售市场，源源不断地推销到全国各地。小镇一度成了远近闻名的袜子产销地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袜子经销商。

在尼龙袜“诞生”之前，老家人人大多穿的是棉纱袜。棉纱袜虽柔软舒适能吸收脚汗，但弹性不如尼龙袜，每逢跑步、赶路，没走上几步，棉纱袜就慢慢地滑下来缩到脚背面。人弯腰爬起，拉上缩下，既不方便，也不雅观。那时候棉纱袜的漂染技术也远远比不上尼龙袜，一些棉纱袜穿过后，两脚会黑不溜秋，洗一次还褪一次色，直到最后泛泛白白。棉纱袜还有一个缺点是不够结实，容易磨破。我小时候十分贪玩，晚饭后常与小伙伴们一起玩“金兵柯强盗”的游戏，三磨两蹭，就把一双棉纱袜捅破了。洗净晾干后，母亲边唠唠叨叨边用碎花布把裂口补上。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每双一元的棉纱袜是舍不得轻易丢弃的。想想父母亲在生产队里做一天的工，才几角钱哩！

老家尼龙袜厂办起后，着实把棉纱袜彻底地冷落了。大批量

## 犯关犯关真犯关

事。这里，“埠头黄鳝”是非常有宁波特色的，它专指守着小地盘坐享利益的人。整首民谣幽默诙谐，根本就没有“犯关”的忧虑无措，而是一种调侃、嘲讽，充满了民间的智慧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，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。

可能是这首民谣太有趣了，以至于当时瞎子唱新闻也常常用作“书帽子”（开篇唱词），比如“犯关犯关真犯关，宣统皇帝坐牢监。正官娘娘担监饭，红皮老鼠拖小猫。世上新闻交关，且听我来说一番。”还真有点比兴的手法，以此来说明新闻的新和奇。

但是，“书帽子”也有惹出祸来的时候。瞎子唱新闻渐渐演变成宁波滩簧，1923年，艺人筱文斌在上海新世界演七十二小戏之一的《卖橄榄》时，开篇唱了一句，“犯关犯关真犯关，阿拉娘舅名叫猪头三”。大概是谐音吧，触怒了大老板朱葆三，朱葆三便以宁波同乡会董事名义，下令停演宁波滩簧。后由艺人倪杏生疏通，经周如出面调停，才让筱文斌把宁波滩簧改称“四明文戏”，在新世界重新演出。

这可真是无妄之祸，你说犯关不犯关？

## 尼龙袜风行一时

的机械化流水线生产，织出来的袜子漂亮时新，因而赢得了广泛青睐，大家成双成对地购买替换。记得我有一次去宁波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小住，由于出门仓促，忘了带换洗的尼龙袜，晚上睡前就把脚上穿的尼龙袜脱下来洗净晾干，翌日早上又照例穿上，接连几天反复小住，由于尼龙袜容易洗容易干，但致命的缺点是不吸脚汗。那时穿解放跑鞋与白球鞋很流行，如果与尼龙袜搭配穿在一起，就不得了，晚上脱鞋洗脚，整个寝室弥漫着一股臭烘烘的气味。

如今，服饰进入时尚化、品牌化、个性化的时代，人们对袜子的消费趋向理性，袜子的种类也在不断推陈出新，市面上各式竹纤维袜、毛巾袜、真丝袜、丝光袜、线袜、纱袜、棉袜、毛袜等，一应俱全；袜子的款式也不断变化着，有长筒的、短筒的、隐形的、连裤的，层出不穷；袜子品牌不胜枚举，宁波产的“富田”五趾袜系列，大做健康袜产业文章，还漂洋过海远销国外……别看小小的一双袜子，见证的却是时代的变迁。

## 食罩下的诱惑

### 回味

俞亚素

食罩，顾名思义，食物的罩子。

在乡下，食罩一般是由竹子编的，比较大，能罩住一个读幼儿园的小朋友。小时候，妹妹就常常躲在食罩下面，和我们玩失踪。

当然，食罩的职责不是罩人，而是罩餐桌上的菜。记得读小学时，每天放学回到家，我最爱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冲进饭堂，一手托起食罩，一手去捞个什么菜吃吃。大多时候不是因为饿，而是馋！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乡下的生活水平还仅限于温饱，糖果、饼干是奢侈品，香蕉、苹果也只是教科书上的图片，面包和蛋糕直到进城上大学才认识。都说“民以食为天”，那么，馋便算是人之本能。只是平日何以解馋？唯有食罩下的剩菜。

其实，食罩下有些什么剩菜，我们是一清二楚的，无非就是中午吃剩的。那时候，学校只供应老师的饭菜，学生都要跑回家吃饭。可是因为上了一下午的课，口中甚是寡淡，待回家看见食罩，就会忍不住产生一种幻觉，下面罩着的可能

是令人意外的美食。可惜，食罩不是魔术师，它不会带给我们惊喜。除了那两三口小葱炒鸡蛋、半碟萝卜干，除了那两三块红烧带鱼、半碗白菜羹，并没有精美的点心。

因为在意料之中，所以也不失望，反而欢天喜地捞起一撮菜放进嘴里。尽管，小菜色也蔫蔫，味也冷冷，大不如刚出锅时的色香味俱全。但就是这样吃上一口，不仅觉得味道甚好，心头也颇为满足。

或许是因为偷的更好吃吧。没错，像我这样的行为叫“偷下饭”。“下饭”是宁波人的叫法，翻译成普通话是小菜。为什么说“偷”呢，因为得躲着母亲。在家里，父亲主要负责赚钱，母亲主要负责一家人吃喝。她好不容易在中午省下几口菜留到晚上吃，要是被我以及姐妹妹妹偷吃光了，又得重新烧几碗。所以，我只敢偷吃一点点，完全是解解馋。可是，我偷吃一点点，姐姐偷吃一点点，妹妹偷吃一点点，有时父亲也来凑个热闹，食罩下的“剩下饭”便如秋风扫落叶一般，只剩光溜溜的盘子了。

在旧时乡下，“偷下饭”的何止是家里的小孩，还有家里的猫。即使家里不养猫，别人家的猫也会来你家“偷下饭”，特别是你家餐桌上的剩菜里有鱼的话！我就



食罩

常常听村里的大妈大婶咬牙切齿地骂着，该死的猫，又来偷下饭了！我们家也被偷过，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。我倒是好奇得很，猫究竟是如何托起食罩的？难道像我一样，用它的一只前爪托起食罩，另一只前爪去捞碗里的菜？一想到这情景，我不得乐了，这未免太可爱了吧。但是猫真有那么大的力气吗？于我而言，这至今是个未解之谜。

为了防止猫再偷下饭，主妇们会在食罩上面放一把椅子。只是，这一招防得了馋猫，却防不了馋孩子！食罩下的剩菜依然会被偷吃，而孩子们再也没有理由赖给猫了。

如今，馋猫少了，馋孩子们大都已当爹做娘。无论进了城的，还

是留在乡下的，多半跟食罩说拜拜了。现代人养生意识越来越强，知道吃剩菜不利于健康。没有了剩菜，食罩便没有生存之地。而我也不能想象，当一只大咧咧的竹编食罩走进一个装修得有些雅致的餐厅，它自己大概也不知如何自处了。

然而，我们的父母还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呀，他们依然保持着吃剩菜的习惯，我们怎么劝都没用。菜既然有剩，食罩便不能退休，食罩下的诱惑也就依然存在。每次回娘家，我总喜欢托起食罩，看看有啥好吃的。

你又偷下饭了！母亲依旧这样说。声音里不再是责备，而是浓浓的慈爱。